

在
我的
开始
是
我的
结束

爱情组合

强暴

隐匿者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缠绵之旅

像离了婚那么自在

伪证

是谁拾起了我的舞鞋

中国当代情爱小说精品集

缪永方方等著





90227928

我的 开始 是 我的 结束



著

1997.11

1997.11

(本书若遇印刷、装订错误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作 者:方方、缪永等著

出版者:时代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130023)

责任编辑:杨思求

封面设计:刘 洋

发行者: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长春市新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250 千 2000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标准书号:ISBN7-5387-1771-4/I·1546

定 价:18.50 元

中国当代情爱小说精品集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爱情组合	缪 永 / 1
强暴	北 村 / 52
隐匿者	胡发云 / 108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方 方 / 164
缠绵之旅	张 欣 / 216
像离了婚那么自在	周洁茹 / 255
伪证	田 柯 / 272
是谁拾起了我的舞鞋	何田田 / 310

爱情组合

□ 缪 永

广梅小姐是一块 70 年代的酥皮点心。

唐丹从酒楼送走了建行业务部的何山经理后，就骑着崭新的雅马哈 500 回了宿舍。今天周末，何经理对唐丹展示的种种诱惑都不感兴趣，急着回家履行义务。唐丹虽心急如焚也只得罢休。回去的路上，风驰电掣中，唐丹还在想如何搞掂他。

刚进门，口袋里的手机和客厅的电话同时响了起来。唐丹躺在沙发上举着两个电话左右开弓。电话是他的两个哥们打来的，约他去酒吧喝酒。

挂了电话，唐丹一边脱着衣服一边奔向浴室。水涨上来的时候，他将自己扔进了光滑冰冷的粉红色浴缸，像躺在一座美丽的坟墓里。唐丹看着自己浸泡在水中黑色发亮的身体好似一块等待解冻的精壮牛肉，心中充满了茫然的期待。一周的奔波劳碌，此时他竟毫无倦意。建行这一单位，目前竞争的人很多，虽说他有周浩男在里面帮忙，但毕竟何山至今尚未松口。何山，何山，唐丹在心里默默念叨着，你这块肥肉什么时候在我的池子里解冻呢？

周浩男、迟冰先后打了电话来，说他们已到楼下了。唐丹从衣柜里拿出一套黑色的休闲服套上，甩着湿湿的、干净利索的平

头下楼去了。

来到楼下，周浩男、迟冰跨坐在摩托车上，身边站着两个刚泡上不久的吧友。两个时髦的女孩看见唐丹过来，笑着跟他招呼，身上的香水味横冲直撞。

周浩男看着他：“一个人？”

唐丹跨上摩托车笑着：“没办法，没有你们功夫好啊。”

迟冰：“王颖呢？”

唐丹：“回家了。”

王颖是唐丹交往了两个月较固定的一个女朋友。

周浩男：“你他妈一个人也磨磨蹭蹭这么半天，我以为你办事呢。”

两个女孩“噗哧”一声笑了起来，其中一个坐在迟冰身后的穿牛仔褲的女孩冲着唐丹道：“要不要我 CALL 一个靓女来陪你啊。”

迟冰踩着发动机道：“谁陪谁还不一定呢。靓不过咱老丹，她得倒贴。”

说着他的车先冲了出去，女孩搂着他的腰哈哈大笑。

三辆崭新的雅马哈呼啸着来到毕达奥酒吧，滞留在门前的男女纷纷向他们一行人看去。几个时尚之人颇有些得意。

这三辆车是两个多月前唐丹从一个关系要好的客户的车行里买的，价格比市场上便宜很多。当时唐丹为他们做一种会员卡式的消费信用卡，凭此信用卡车主可以享受从购车到维修、保养、加油等多项一条龙优惠服务。唐丹暗中给他回扣，反正是公司的货，他也乐得做顺水人情。在银行做信贷员的浩男和做传销的迟冰那时也正想买车，唐丹跟两个人一说，便每人买了一辆。有了车后，三个人更加密切地在一起活动：泡酒吧、海边夜泳、宵夜、勾女……他们三个都不是本地人，除了年轻和每月还算不低的白领收入外也是一无所有。然而每当他们风流倜傥地

从城市和人流中呼啸而过，在红灯时越过一辆辆停在斑马线后的高级进口轿车时，心中也会充满快乐。

唐丹几个人穿行在灯光幽暗的酒吧里。因为是周末，酒吧里现在拥挤躁动着特有的周末情绪，热闹而又寂寞。唐丹一边同熟识的人点头招呼，一边用目光扫荡着酒吧里相识的、面熟的和根本陌生的漂亮女孩。一般说来，唐丹对后者更有兴趣。

一行人转了几圈找到一张台坐下来。唐丹叫了饮料和啤酒，正准备付钱的时候，浩男抢先将两张老人头放在了小姐的盘子里。上次买了单的唐丹将钱装回了钱夹。

在他们一伙中间，友谊是一种限度。这种限度在一定的时间里保持收支的平衡，没有自我牺牲的概念。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无论是在金钱方面还是其它的利益方面，都有着高度的自觉，只有时刻维护平衡不出现赤字的伙伴，才能不被随时剔除而成为朋友。

唐丹握着渗着水珠的喜力，向人群望了过去。舞池里的人们随着猫王的《AHEARBREAK HOTEL》怀旧地扭成一团，那种狂热的喧嚣，刻不容缓地侵略着每一个人，将他们白天生活中的紧张和耻辱洗劫一空。都市生活华美的苍凉在人们两臀相撞进出的汗珠和即兴调情时挂在嘴边的啤酒沫中延伸、发扬。

都市人需要灯红酒绿的慰藉，需要虚情假意的爱抚。

一个陌生女孩旁若无人地从唐丹他们的台边走过，正在同女友玩筛钟的浩男用胳膊肘捅了捅唐丹。

女孩的目光很快从他们的台上移开，转向其它的散台。唐丹知道她是找一个座位。女孩西装革履，双手抄在裤子口袋里。浅色条纹衬衣上打了印花领带，衬得一张脸神气非凡。更引人注目的是她一头剃得只有一厘米长的栗色短发，如果不是苗条的身体和衣领外一截白白的脖颈，从背后看很容易使人产生性别误会。

“哇，很有味道啊。”迟冰转过脸看着几个人叹道。

“我就喜欢装腔作势带点洋味的女人，这种女人往往不仅看得而且用得。”周浩男笑道。

唐丹不以为然道：“女人都是长筒袜，不穿在腿上是看不出破绽的。看怎么看得出。”

浩男的女友撇着嘴道：“男人到什么时候都是一副德性，看见漂亮女人只想一件事。”

“我是想了。”唐丹嘻皮笑脸地说，“你不想试试？”

周浩男的女友用酒泼他，唐丹笑着躲过了。

“不过，看来看去还是身边的好。”浩男讨好地搂过女友的腰说，“你比她强多了。”

浩男同女孩认识好几天了，他打算今晚将她彻底搞掂。

两个人亲热地碰着瓶颈。

唐丹再次回头的时候，短发女孩已经坐在了吧台边上，嘴里叼着支烟吞云吐雾，高傲寂寞的神情派头十足。

唐丹起身踱了过去。

“两杯‘百利’。”唐丹站在女孩身边，对着里面的酒保说。

女孩侧过脸看他，唐丹意外地发现小生装扮的女孩却生着一张极温纯的脸，圆嘴，细长的眼睛，朴素典雅的五官给人一眼望不到边的感觉。

“一个人啊？”唐丹有些紧张地搭讪道。

“一个人不行啊？”女孩斜眼扫了他一眼说。

“请你喝杯酒。”唐丹将酒保放在吧台上的两杯“百利”推过一支在女孩的面前。

“谢谢。”女孩微笑着端起酒杯在眼前晃了晃道。

唐丹会意地端起自己的酒杯同女孩清脆地碰了一下。正好女孩身边两个人从吧椅上下来去舞池跳舞，唐丹赶紧拉过吧椅一抬屁股坐上去。

“以前没见过你。”唐丹呷着粘稠的液体说。

“我一般在东方驿站和芝加哥玩。”女孩灭了手中的烟，“你好像不去那里玩的。”

“泡东方的男人都是等着人家去买单的，我怕人家误会我。”唐丹笑道。

“那有什么关系，以你的条件说不定真能发笔横财呢。”女孩目光暧昧地打量着他笑嘻嘻地说。

“还是自给自足的感觉更好一点，男人可不能跟你们比。”

“是吧，我倒觉得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何况你们更值钱一些。”

“太丢我们男人的脸了。”

“有什么，不仅有钱拿，说不定还能顺便找点母爱什么的。”女孩笑着说。

唐丹跟着笑了起来，拿起一支烟递了过去。点烟的时候，低着头的女孩突然侧过脸瞟了唐丹一眼。火苗前的这一眼立刻泄露了温纯女孩的本来面目：市侩、冷漠、挑逗、精明、玩世不恭、怀疑、焦虑掩饰不住地从她的眼中流淌了出来。唐丹是熟悉这种眼神的，这是新都市有点经历的女人在劫难逃的眼神。

“一个人过周末很寂寞啊。”唐丹放松地说。

“我有同样的感觉。”女孩肯定道。

“我来陪你怎么样？”

“你陪我？”女孩眯起眼笑道，“你有没有那么好，我可不是什么人都要的。”女孩挑衅地艳笑着，将嘴唇靠近唐丹的脸说，“我要求很高的。”

“你可以试试我。”唐丹温柔地在女孩无遮无掩的耳根小声道。

唐丹拥着女孩跳贴面的时候，被人猛地从腰间撞了一下，撞击从唐丹的腹部传给了女孩。唐丹回头一看，是同样搂着女友

的浩男。浩男怀疑嫉妒地冲他挤眉弄眼。唐丹笑着递过一个眼神，复又转过脸来。女孩却不闻不问地将脸靠在他的肩头跳着，沉迷的样子，亲密而又疏远。

太阳很亮的时候，唐丹醒了。一睁眼跃入他眼睑的男式发型还是不由地使他吃了一惊。他定睛看去，女孩背向他侧卧在一边熟睡着，一颗造型纤美的头颅埋在松软的丝棉枕头中，舒适满足。细腻的象牙白印花枕套和被单，在她白皙润滑的脖颈的衬托下，显出了唐丹往日不见的经纬。

唐丹出了一口气，翻身向床头柜上取烟。

女孩醒了，转过身习惯性地伸出胳膊搂他，嘴里蚊子一样地轻轻哼着。

唐丹靠在床头点上烟抽了起来。女孩一支雪白的胳膊环在他的小腹上面。

床头柜上的电话突兀地响了起来，唐丹侧身拿过听筒。

唐丹：“喂？”

对方：“是我。”

唐丹：“谁啊？”

对方：“王颖，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

唐丹：“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对方：“刚到，你干嘛呢？”

唐丹：“刚睡醒，还没起呢。”

对方：“就你一个人？”

唐丹笑道：“三个。”

对方：“你有那么老实……什么声音……”

唐丹怀里的女孩听着他们的谈话吃吃地笑着，为堵住张开的嘴，只好咬住唐丹的一只胳膊。

唐丹：“有没有想我啊？”

对方撒娇地道：“当然想啦……我现在就过去……”

唐丹突然感到胳膊上一阵疼痛，对怀里的女孩叫道：“喂，你别这么使劲，好痛的……”

女孩张开嘴咯咯地笑了起来，对方沉默了一会“啪”地摔了电话。唐丹将话筒放回主机上。

女孩抬头看着他：“你老婆？”

唐丹：“我老婆我还没见过呢。”

女孩看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将脸靠在唐丹的肩头，伸手抚摸他结实的胸脯。女孩的手滑到他小腹的时候便别在他三角裤的松紧处不再动了。

唐丹低下头去亲女孩的脸，女孩咯咯地笑了。女孩的笑声，使唐丹想起了昨晚被战败的情景。当时女孩用唐丹意想不到的热情，出色地满足着他的欲望。每次高潮过后，女孩从他身上滑下去的时候，都浅浅地笑着，唐丹反而感到被掠夺了似的，充满了满足和空虚。

唐丹准备扳回一局。

唐丹抽身去亲吻女孩的脖颈，然后顺着她的脊背慢慢地吻下去。女孩一动不动，任他抚摸亲吻。这是一个玉洁冰清的躯壳，丰美的臀，凹陷的腰，一尘不染的肌肤。当女孩发出呻吟的时候，唐丹率先将她置身于自己身下。

这一次唐丹非常出色。他纯熟地辗转于女孩身体内，激情中带着一些狂野。女孩也不再反抗，温顺地接纳着他。女孩纵情的高叫声，被唐丹看做是他征服她的标志。

女孩身上挂着水珠从浴室走出来，她光脚站在床边，看着百无聊赖躺在床上抽烟的唐丹。唐丹此时觉得又饿又困。

女孩脱掉T恤，弯腰从柚木地板上捡昨晚扔下的内衣穿。唐丹灭了烟，无精打采地转身背向女孩躺在一边。

女孩再次从浴室出来的时候，已恢复了她的本来面目：中灰

色方格西服套装，打得毕挺的印花领带，傲人的玉面红唇。

“我走了。”女孩站在一旁说，眼睛环视着四周。

“一起吃饭吧。”唐丹看看时针指向二点钟的闹钟说。

“不了，我想先回去。”女孩淡淡地说。

“要不要我送你？”唐丹自己都觉得有些勉强地问。

“不用。”女孩干脆地说，没有任何表情。

唐丹随女孩来到客厅，女孩东张西望地在丹麦布艺沙发边踱着：“我的手袋呢？”唐丹从茶几的隔层上拿起手袋，递到她手里。女孩接入手袋，目光在绣着花鸟草虫的棉麻沙发上停留了片刻，向门口走去。

唐丹松了一口气，此时他非常害怕女孩对着他满屋的欧洲进口家私表示兴趣，像他以前带回家的那些女人，问这问那，看这看那，一副兴奋下贱的样子。

送走了女孩，唐丹打电话去楼下的餐厅叫了印尼炒饭、炒青菜、炸猪排和一个例汤就去冲凉。当他清清爽爽地出来时，饭已经送到了。

唐丹胃口大开，美美地吃了一顿。正当他躺在沙发上抽烟休息的时候，周浩男一伙撬着门进来了。

“人呢？”进来的男女在屋里乱瞅着问。

“刚走，”唐丹看着他们兴趣的样子，笑道，“不就是一个女人嘛，你们还见得少。”

大家显出了失望的表情。

“天这么好，去海边游泳吧。”唐丹看着一伙人道。

“我们就是来叫你们去游泳的，可惜想看的人却不在。”周浩男晃着手中的袋子说。

唐丹看着他松弛的样子，知道他昨晚的任务完成了。

“清蒸桂花鱼，七八两就够了，蒜茸苋菜、百合夏果炒带子、

粟米羹、一碗白饭。”广梅双肘支在桌上，向侍者点菜。

侍者离去后，广梅点上一支罗兰轻轻地架在指间抽了起来。突然她手袋里拿出 CALL 机，放在眼前翻看着上面的内容。随即她用手机复了几个无关紧要的 CALL。而从昨晚到现在 CALL 她十几次的梁义的电话，她却置之不理。

精致的饭菜送上来的时候，广梅心里充满了 26 年来对美好食物不曾动摇过的热爱。广梅觉得，食物予以的慰藉，早已超越了温饱和味觉的范畴，直接影响到人的精神和心态。

吃饱饭的广梅再次来到人潮汹涌的街道上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厌恶和绝望。

11 月的太阳依然很热情。这个四季如春、树木从不凋零的城市，三年来一如既往地吸引着广梅，使她打消了去其它大都市生活的念头。广梅热爱这个城市，热爱它炎热的气候和冰冷的人情。从小在寒冷的北方长大却非常怕冷的广梅，认为自己本该属于这座暧昧的城市，应该过一种众说纷纭的生活。正是因了这种隐隐的热爱，更将她逼上厌恶和绝望的极端，使她在天平的两极挣扎沉浮。

广梅认识梁义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可她至今也仍然不清楚她跟他究竟是什么关系，情人？女朋友？床友？梁义是个已婚男人，广梅从心里根本就没有指望过他什么，然而他们的关系却不紧不慢的维持了两年多。这在 S 城是不常见的。S 城的男女关系，都是非此即彼的模式，要么在一起，要么没有任何联系。而她与梁义呢，他们有时候一起吃饭、做爱、打球、外出旅行、观光，完完全全一对恋人的样子。而一旦分开后，梁义就不再给她任何奢望，也不对她的行为做刻意的约束，直到再次见面。梁义从各方面或多或少地给过广梅关照，广梅都一一接受了，她认为这是应该的。广梅现在任职的这家公司，最初就是梁义介绍她去做的。公司老板是他的朋友。广梅是个识时务的

人,她知道把握机会,她凭着自己经济管理学士学位,从刚刚进来的一个小文秘,通过不懈努力和艰苦的奋斗,做到今天的总经理助理,在公司里威风八面。然而每当广梅遇到不顺心的事想找人倾诉的时候,梁义总是不给她见面的机会,直到她在酒吧里喝得大醉而归。

在和梁义交往的时间中,广梅也有过各种各样短暂的艳遇。之所以短暂,是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想跟谁保持一种关系,维系一段感情。S城男人的不堪信任,广梅亲身经历、耳濡目染得太多了。那些有点钱就逢场作戏、不可一世的男人,除了暂时能给她一点安慰和快乐,又有哪一个是能靠得住的呢?而那些没有钱的男人更是不能对他们寄予任何希望了。

广梅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阳光使她本来就有些厚重的眼皮更加沉重了。人们用各种各样的目光注视她,欣赏的,猎奇的,嫉妒的,怀疑的,色情的……广梅看不到自己的脸,她想此时它一定非常憔悴和疲惫,并且还带着走投无路的绝望。

昨天下午,广梅在公司里加班的时候,梁义打电话给她约好晚上一起吃饭。说好七点来公司接她的,广梅左等右等不见人。如果有事或塞车什么的,总可以打个电话过来吧。广梅生气地坐在办公台前抽烟,执意不打电话过去问他。窗外马路上汽车潮水一般涌过,空旷的办公室寂静无声。广梅呆呆地坐着,任时间一分一秒地流过。突然间,广梅对梁义对待她的态度感到了空前的愤怒。过去他也总是喜欢搞一些名堂吊她的胃口,当她盛装赴约时他突然说有事啦,或朋友约好过来宿舍看她,却让她等掉几个小时不见踪影,到第二天才打个电话过来说有事不能来。更有一次梁义在上海出差,周末时便打电话让她下午就过去。广梅急忙买了机票匆匆赶到机场,正要登机的时候却接到了他要她退票的电话。到现在广梅也搞不清楚是因了他这种手段他们两人的关系才得以继续呢,还是广梅从内心对这种关系

有了依恋而不愿放弃所做出的忍耐？也或许兼而有之？然而那一刻广梅真的从心底彻底愤怒了，两年来，他隐隐地控制着她却又根本不把她当回事。去你妈的，广梅在心里恶狠狠地骂着，起身拿了手袋准备离去。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广梅拿起话筒不出声，对方只好“喂”了一声。广梅一听是他的声音，将话筒砸在电话上，迅速地离开了公司。为了防止他去她常去的酒吧找她，广梅去了毕达奥。

路过百佳超市，广梅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她在超市买了些可有可无的东西后，打的士回了宿舍。

进了门，她一把拔掉了电话连接钱，就剥光衣服倒在床上蒙头大睡。

当一阵敲门声响起的时候，房间已完全被黑暗笼罩了。广梅睁开肿胀的眼睛，伏在枕间默默听着门外的动静。

“阿梅，阿梅……”门外传来梁义的叫声。

广梅嘴角浮起一抹嘲笑。老奸巨滑的梁义每次总能准确地把握她反应的程度，然后根据情况分别对待。难道他此次也预感到了他们关系的最后的危机和即将瓦解的不妙前程？

广梅躺在黑暗中，直到门外重新恢复了平静才打开了床边的落地台灯。她看了看扔在床头的闹钟，已经九点四十了。

广梅打开电视，没有一个能看的频道，国内电视台不是农村片就是所谓的历史片，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不说，演员还偏偏喜欢拿腔作调装派，看一眼火就蹭地从心里蹿了上来。香港台广告又太多，一个片子被切成无数个段落，看起来浪费时间不说且没有整体感。广梅烦躁地不停换频道，待她全部翻过后，起身将电话线接上。

广梅打电话约了几个朋友去酒吧喝酒。放下电话，她起身去洗手间冲凉化妆。

广梅发现自己越来越害怕寂寞和独处了，尤其到了晚上，如果公司里没有应酬，她便很怕一个人呆在屋里。虽然每次从外面回来，她都对自己说明天不再出去了，可是一到八九点钟她便坐立不安，不是她约朋友，就是朋友找她，然后一齐奔向昨晚发誓不再去的那个地方，狂欢痛饮一番后，又满怀后悔地回来，发誓明天不再出去。

都市人越来越身不由己。广梅看着镜子里自己一张虚假繁荣的脸叹道。

星期一上午照例是老板从香港过来例会的时间。同老板一齐过来的还有香港总公司负责技术和设备的几个主管。几个主管都喜欢在大陆的部门经理面前讲一连串无关紧要的英文，既照顾他们的听力，也区别了弃之可惜的香港人身份。唐丹伏在桌上，装作认真地听着，一边还不时在笔记本上划几个符号。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老板突然对唐丹道：“工行那张单怎么样了？”

唐丹：“他们还是不肯收，我一直在做工作，经理很固执，说这样的卡发出去会影响他们工行的形象。”

老板：“一定要想办法说服他们收货，我可不想七毛钱一斤当废品卖掉。”老板板着脸说，“以后这样的错误要尽量避免，我说过多少次，校对的时候一定要仔细，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符号。现在的客户挑剔得很，小小一点毛病，就拒收，这样下去公司还怎么发展？”老板对设计部的王经理说。

王经理在一旁连连点头。

中午吃饭的时候，坐在唐丹边上的老板对他道：“你姐姐带了影碟给你，她说是你上次托她买的。”

唐丹嚼着一块排骨点头道：“是，这里买不到。”

老板：“在我办公室，吃完饭你跟我去拿。下午那边有事，我